

雄 塞 展 新 颜

北京日报记者 鲍南 杨滨 张宇 甘南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

万里长城的终点在哪里？答案是新疆阿克苏。

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了中原政府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如今，克孜尔尕哈烽燧、别迭里烽燧依然屹立，见证了曾经的烽火狼烟、金戈铁马，也目睹了中西文明在此交汇、和合共生。

高墙巍峨的万里长城，也在这里变“拒”为“迎”，成为中国对外交流开放的见证。

文明共此时

阿克苏地区库车市西北约12公里的戈壁上，伫立着高达13.5米的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尕哈”意为“红色哨卡”。为了让烽燧更加坚固，这座汉代建筑采用了先进的夯筑工艺，并在夯层与夯层之间横竖平铺芦苇、红柳等植物枝杈以固定支撑，才使其历经2000多年风雨而不倒。

一眼望去，记者瞬间明白了它为什么叫“红色哨卡”。这座巨型建筑坐落于一片高耸的戈壁台地上，由于岩层中富含铁元素，这里的台地、河道与群山都呈现出褐红色。由于构筑需就地取材，整座烽燧通体呈橘红色，在烈日照耀下，宛如正在燃烧的火炬。

望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建造时间较早、保存较完好的烽燧遗址，景区经理陈飞难掩自豪之情，“我们新疆一共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尕哈烽燧是唯一一个以单体建筑被列入的。”

文明在此交流，赋予了克孜尔尕哈烽燧另一个鲜明特点。身处丝绸之路中道的腹心，又是联通天山北麓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枢纽，克孜尔尕哈烽燧所守护的正是西域知名的文化中心——龟兹，也就是现在的库车市。

季羨林先生曾说：“龟兹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地。”

“大漠无兵阻，穷边有客游。”可以想象在烽烽相望、台台相连的烽燧群庇护下，人们行走在畅通的丝绸之路上，将东西方的文明汇聚在龟兹，龟兹石窟群等一个个文化瑰宝也在克孜尔尕哈烽燧的见证下诞生、繁荣和传承。

距烽燧约1公里处，就是著名的克孜尔尕哈石窟。文物管理员热合曼·阿木提从守护烽燧到守护石窟，每天巡查3次，从20岁到52岁，他把青春献给了这里。

而在残存的石窟壁画上若隐若现的乐舞风韵，仍然在库车人民日常的休闲娱乐中“活着”……

老巷很年轻

作为新疆著名的景观大道——独库公路的南端起点，库车火了。如何接住这“泼天的富贵”？愁坏了市里的文旅干部。



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边的戍边将士铜像。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摄

“商业化气息太重肯定不行，得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一走进“龟兹小巷”，库车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庞涛立即化身导游，向游客介绍起街巷里的一草一木。

老街、老树、古民居群，色彩明丽的院门，创意范儿的墙壁，花草繁盛的庭院，器皿、丝巾、地毯等老旧物件都可以装饰墙面……在龟兹小巷，历史的厚重与现代国潮相遇。在这里，可以品尝各种特色风味小吃，也可以走进小院和维吾尔族居民唠唠家常。

谁能想到，这个库车老城风貌和格局保存最完整的小巷，此前也曾被砖块破裂、供水管网老化、电力负荷严重不足等问题困扰，游客体验不佳。老街区需要活化利用，但没有完整规划，资金又相对匮乏，想华丽转身谈何容易。

庞涛介绍，小巷改造的那段时间，街道社区的党员干部一家店一家店地动员，一面墙一面墙地制图，一间房一间房地设计，下足绣花功夫，才让这条脏乱小巷实现了移步换景，成

为网红打卡地。

“游客这么多，我计划过几年开第二家店。”在龟兹小巷街口，看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小餐馆店主阿迪力·亚森像老友般搂着庞涛的肩膀，张罗着请他品尝烤鸡蛋。阿迪力就出生在龟兹小巷，以前在大城市开过货车，小巷改造后回到这里，“这两年，不少在外面务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老街焕发新活力，也留住了乡愁。

除了龟兹小巷，库车还有一条“大馕小巷”。馕，在新疆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其中，大如车轮、平均直径超过半米的库车大馕，是新疆约200种馕里的特色品种，馕制作技艺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021年，伊西哈拉镇将社区内原来的打馕散户统一安排在这条街上开店，并以馕文化为主题，对整条小巷的颜值进行了提升。在这里，游客既可观赏和面、制作馕坯、撒佐料、轧花纹、馕坑烤馕等全过程，还可以与艾德莱

斯绸、凉床等民族特色元素拍照打卡。

“一天打馕600个左右，都能卖完，老板雇了8个人。”在“陪伴”馕饼店，店员艾力亚尔·艾则孜热情地招呼着客人，不断有游客品尝大馕后一口气买上几个快递回家。

如今，大馕小巷每日营业额近5万元，先后带动了约160人就业，变成了群众的致富巷。

开放新乐章

万里长城，终有尽头。位于乌什县的别迭里烽燧，是目前我国认定的长城最西端的尾烽。别迭里烽燧位于一条高海拔的山谷之中，距吉尔吉斯斯坦不到50公里，气候多变。记者驱车前往烽燧时，天空下起倾盆大雨并伴有大风，气温骤降。雨水从山坡上流下，迅速在干涸的河道中形成一条宽约50米的汹涌大河。风声、雨声、浊浪的咆哮声，在山谷中回响。

然而，即便在风雨中，每行进一段路，我们都可以看见一面正在移动的五星红旗。“她们是艾曼苏柯尔克孜族乡的女护边员。”戴兆娜说。90后戴兆娜是乌什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一名干部，也是乌什别迭里烽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馆）的讲解员。

文化公园中，自汉代张骞、班超到唐朝玄奘、李白再到晚清林则徐、刘锦棠等人的8座雕像分成两列排开。群像之后，战旗猎猎，铠甲凛凛，一队骑马武士像位于高台之上，为首者长戟指向天空。

“这是西汉大将陈汤。当时匈奴进犯，他率4万兵马从乌什别迭里山口出击，千里奔袭斩杀郅支单于，之后上书汉元帝，写下‘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跟随戴兆娜的讲解，大汉铁骑卷起的万里尘烟仿佛近在咫尺。

“维护国家统一，已成为千百年来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里浓烈的爱国基因和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乌什县博物馆馆长林彦飞说。自2023年4月开馆以来，乌什别迭里烽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接待游客已突破16万人次。

从文化公园继续向北，梯形的别迭里烽燧出现在眼前。由于大量采用卵石，在雨水的洗礼下通体呈现乌青色。尽管烽燧底部有些坍塌，但残高仍有7.3米，矗立在两山之间，各方位动向尽收眼底，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卸下了守卫古丝绸之路的繁重任务，今天的别迭里烽燧获得了专项资金的妥善保护，但是它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当采访团队即将返程时，几辆满载建筑材料的大卡车沿着道路向别迭里山口进发。那里，别迭里口岸正在加速建设，开通后，将填补阿克苏地区无对外开放口岸的空白，成为新疆进出中亚的又一便捷通道。

昔日的驼铃阵阵，已化作今日的汽笛声声。在这里，长城是终点，亦是起点。

记者手记

为什么是长城

长城，为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经过15个省市区市长城沿线的采访，身处别迭里烽燧向东回望，答案已然明晰。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记录者。从最东端的延边边墙到最西端的别迭里烽燧，跨越的是4000余公里的山河原野；从楚国先民为“方城”垒出的第一块石到今天长城修葺师的修旧如旧，中间流过的是2600多年的时光……长城，是亿万万个肩膀挑起亿万万筐碎石，在这旷野千峰之间，筑起的一部厚重的史书，记录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守护者。从丝绸之路上的烽燧，到农牧交界带上的城墙，修建长城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不打仗。有了长城，战争的数量、规模都大幅减少，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赢得了机会。到了近代，从古北口到平型关，一代代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以“血肉长城”抵抗侵略，让中华文明得以存续。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从大境门的集市，到杀虎口的驼铃，再到嘉峪关的度牒，长城不是阻隔，而是桥梁。长城不语，自有春秋。历史上长城内外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不断交往交流，也在不断互相产生影响，最终形成伟大的中华文明。

文明，不是一个干瘪的词汇或抽象的存在，而是一系列具体而生动的实践产物。今天，古老的中华文明已经跨越长城，拥抱世界。长城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必将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不竭精神动力，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成“新的长城”。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鲍南 杨滨 张宇 甘南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

古老葡萄藤见证吐鲁番甜蜜史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赵梅

吐鲁番位于东天山南麓，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几千年来商贸的沟通、文明的交流，在这里沉淀下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而其独特的气候，特有的沙质土壤，也造就了悠久的葡萄种植历史。

在吐鲁番博物馆，一根2300年前的葡萄藤文物，展示了这片土地的葡萄种植历史。

这根葡萄藤于2003年出土于洋海墓地，外形和现在的葡萄藤很像，深褐色，横截面为扁圆形，全长115厘米，最大直径2.3厘米，藤条上还有5个芽节。

经检测确定，这根葡萄藤年代在2300年前，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栽培葡萄的标本。“它的发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葡萄的传播不是用种子，而是靠葡萄藤来进行无性繁殖。因此，墓主人想带着它去另外一个世界种植，继续享受葡萄的美味。”吐鲁番博物馆副馆长邓永红说。

1979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葡萄派任行水官牒，它是北京高昌郡功曹白清请求官府派行水官给葡萄园灌溉的文书。这件文书反映，北京时期，葡萄已是高昌地区的重要物产，它主要用于酿酒和制作果品。当时，为了保证葡萄的产量，高昌郡会在特定时节，专门派出行水人员负责浇灌工作。

2004年，阿斯塔那古墓发现一幅《庄园主生活图》壁画，壁画上有葡萄地，葡萄酿酒场景。“壁画展现的是晋唐时期吐鲁番葡萄种植及酿酒业的情况。这表明，当时葡萄种植与酿酒已成为当地人农庄生活的主要部分。”邓永红说。

公元640年，唐朝统一高昌，在吐鲁番设置安西都护府，进一步加大对西域的管理。唐朝在西域推行均田制，加强水利设施的建设，极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在分配的自耕田里大面积种植葡萄，酿制葡萄酒。随着唐朝的兴盛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吐鲁番的葡萄、葡萄酒传入中原。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代严苟仁租葡萄园契，反映了这一时期吐鲁番葡萄种植产业的发展与契约制度不断完善的情况。这件文书记录的是唐长安三年平民严苟仁租赁善通二亩葡萄园之事。文书显示，严苟仁的租期用为5年，因当年葡萄枝短（可能是新栽植不久），他可以不交纳租金，但之后4年则要累计交2720文铜钱。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当时，葡萄生产已形成租佃关系，以货币交租、市场交易。

如今，吐鲁番依旧在延续着千年种植葡萄的历史传统，不仅成为国内最著名的葡萄产地，拥有500多个葡萄品种，还将葡萄打造为吐鲁番响亮的名片之一。

喀什铜器制作技艺亮相东方明珠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新红

头戴花帽，身穿民族服装，左手拿着铜盘，右手转动刻刀，不一会儿，一朵精致的花便“绽放”在盘底。8月11日，在上海参加2024新疆喀什水果节美食节的阿卜杜热伊木·艾力在东方明珠城市广场展示着喀什铜器制作技艺。今年22岁的他是喀什铜器第六代传承人，自小跟随爷爷和爸爸学习制作铜器，虽年轻，技艺却炉火纯青。

喀什铜器制作技艺有着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极强的表现力，因精致、耐用、美观，在国内外享有盛誉。2021年，喀什维吾尔族铜器制作技艺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这个铜盘我要了。”看着阿卜杜热伊木不用图纸，仅凭经验和手感就制作出艺术品一般精美的铜盘，上海市民孙莎莎干脆地扫码付款，她的伙伴李梦瑶则定制了一个茶壶。

“所有铜器的造型都要用锤子一点一点敲打出来，初步成型之后，经过一次淬火，再打磨、装饰，然后把花纹刻在壶上……”阿卜杜热伊木边操作边解说。

被困在人群中间的阿卜杜热伊木虽是第一次来上海，却丝毫不怯场。“没想到能在上海看到你的技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李龙说，他曾在网上看过阿卜杜热伊木发布的铜器制作短视频。“那你一定要抽时间来喀什看看，我店里还有好多好看的铜器呢！”阿卜杜热伊木向李龙发出了邀约。

在位于喀什古城的铜器店里，阿卜杜热伊木和弟弟经常把铜器作品及制作过程拍成照片或视频发在社交媒体上，不仅增加了互动，还打开了新的销售渠道，带来不少订单。

喀什铜器从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具，变为深受各地游客喜爱的收藏品。子承父业的阿卜杜热伊木在延续千年的“叮当”敲击声中，将一块块铜板变成一件件精美的器皿。他说，要用自己的双手传承技艺，用更多方式展示和传扬铜器之美。

探访 家国天下的边陲记忆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张宇 杨滨 鲍南 甘南

新疆也有长城吗？是的，新疆有长城。“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在天山南北的丝路古道上，一座座烽燧构成了壮阔的西长城画卷。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新疆的长城有些特立独行，没有连绵不断，高墙巍峨，却连点成线、彼此呼应，守护了丝绸之路的交通畅达和西域边疆的千载平安。

大漠孤烟，烽火映照金戈铁马。长河落日，黄沙难掩山河壮丽。

如今，伫立在西域风沙中的烽燧，已被确定为中国长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也是家国天下的边陲记忆。

一封1200年前的家书

“春景渐芳，暄和未尽，不委如何……”1200多年前，在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冬雪消融，一名驻守烽燧的士兵饱蘸思乡之情，执笔写下家书。不知何因，这封春日款款问候并未寄出，被重重风沙封存。

1200多年后，这封家书被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考古队发现。思念绵长，终有回响。一场艰苦的考古挖掘，成就了一场跨越千年的交流。

2019年至2021年，在新疆尉犁县孔雀河北岸的荒漠无人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尘土飞扬，考古项目负责人胡兴军和考古队员夜以继日，沙里淘“金”。

“开工一个月后，过筛6遍的沙土里，开始出现文书残片，有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大，有的仅有只言片语，但一字千金！”再提起那段往事，胡兴军眼中仍闪烁着兴奋的光。

历时三载，1500多件（组）文物重见天日，包括戍边将士们的武器装备、生活生产用具，还有极为珍贵的880多件唐代纸文书和木简文书。其中，就有一众将士的家书。

告别亲人，不远万里，将士们从中原的洛州、岐州、雍州、汝州、邠州等地来到西域，卫国保家，“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戍”。写家书，是他们艰苦戍边生活中难得的温情时光。

夜举火谓“烽”，昼放烟称“燧”。烽燧是军事预警设施，驻守士兵的主责是根据不同军情，点火点烟报警，不容半点差池。若无敌情，每晨及夜须点“平安火”。

谈及“烽火”，胡兴军向记者分享了一张珍藏在

手机里的照片——大漠落日，晚霞如血，营地附近的沙堆上，一群人或蹲或站。“荒漠区无信号，只有那儿有一丝微弱信号，一人把手机热点打开后，用长杆举高，一旦捕获信号，其他人就能‘蹭网’，赶紧跟家人报个平安。”胡兴军说。

那一刻，黄昏下考古队员的剪影，与烽燧上将士放“平安火”的身影重叠在一起。“万里胡天无急信，一笺烽火报平安。”

一句红了眼圈的告白

千百年来，长城烽火照耀天山，护佑丝路畅通，守卫边疆安全，是历代中央政府管辖和治理西域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和平时年代，谁来守护这荒漠戈壁中的烽燧呢？“中部本体建于唐代，清代维修加固，呈现‘内唐外清’的结构。”围着12米高的边关墩烽燧，哈密市文博院院长艾合买提·牙合甫顶着烈日转了一圈又一圈，每走一步，他脚下戈壁的石子就“啾啾”作响。

艾合买提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后，放弃了留在上海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哈密市，在文物保护这个岗位上干就是28年，“经常是背上馕和两壶水就出发了。”他也成了群众口中的哈密文物“活地图”。

从2020年开始，艾合买提和同事一头扎进戈壁荒漠，风餐露宿，历时两年，新发现了44座烽燧遗址，哈密的烽燧总数达到106座，成为目前新疆烽燧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其中5座唐代烽燧填补了新疆哈密和甘肃瓜州、敦煌之间长城资源烽燧线路的空白。

他们的新发现，让一座座寂寂无闻的“墩”和“台”，拥有了“烽燧”的名号。这些烽燧置若星连，遥相呼应，与丝路新北道的路线相重合。其中一处绿洲边建的墩烽燧不仅有本体，还罕见地保存了依烽燧而建驿站院落。

正因宝贵，更需寸步不离地守护。2001年，买买提·艾力搬到绿洲边的小屋，成为了墩烽燧的文物巡护员。转眼23年，买买提今年已是古稀之年。

“我每天最关心天气预报。去年刮过一场十几级的大风，窗户哗啦啦响了一晚，人根本无法出门。早上风停了，我赶紧跑去看烽燧，没啥事，心里才踏实。”夕阳下，买买提面庞黑亮，风霜刻下的“沟壑”清晰可见，他望着了墩烽燧，突然红了眼圈，“守着它，